

# 楊森迴憶錄

(一)

楊森

拙著「鐵馬金戈大西南」，自在中外雜誌發表後，頗獲海內外讀者謬許，並向中外編者紛提要求，要我將此一段民國重要史實繼續寫下去。讀者關愛，使我既感且愧。

中外編者一再請我答應讀者的要求，繼續執筆，幾經考慮，深覺再往下寫的話，自將以川局為重心，蓋自滇督唐繼堯逝世後，龍雲崛起，滇黔暫告相安無事，戰火却因頻年內爭，燒到四川來了。而在川局演變期中，又復以我自己為中心人物。那麼，「鐵馬金戈大西南」這個大題目，就有點自我渲染的意味，想來想去，仍還是聽從中外編者的意見，直接了當，乾乾脆脆，就名之為「楊森迴憶錄」。

## 敵方諸將挽我回川

民國十三年，我從洛陽回到漢口，我深知時不我予，因此積極展開打回四川的部署，當其時，我那六七萬忠貞不屈的大軍，仍還駐防於嘉定、敘府、川南一帶，始終是四川境內實力最堅強、編制最完整的一支大部隊。而自我離川以後，便開始明爭暗鬥的劉湘、田頌堯、鄧錫侯、劉存厚等，這時由於實力的相互消長，已然形成顯著的變化。劉湘和袁祖銘依舊盤踞川東，川北與成都原來是鄧錫侯、田頌堯、劉存厚三分鼎立的局面，其中劉存厚勢力日蹙，早已不能發生作用，

田頌堯的力量已轉入他的副司令孫震之手，因為孫震得到了黃埔一期孫元良的聲援，於是川北的田鄧劉，一變而為孫鄧劉了。

不過這三個人的實力都不大，縱使聯合起來，也不能構成對於我的威脅。

至於當年臨陣叛變，使我全盤挫敗的王纘緒，他雖然逞快一時，搶先襲佔成都，將成都的兵工廠和造幣廠全部控制在手，可是不久他便和劉湘發生齟齬，勢同水火。原來劉湘收買王纘緒唆使他脫離我的陣營，所許給他的條件，除了送他兩百萬元以外，還答應他在我離川之後，推他為川軍副總司令，並且兼掌全川的鹽務。王纘緒正為

名利雙收，又得了成都而沾沾自喜，殊不知一出川，劉湘便不認這筆賬了，於是王纘緒大為不滿，引起劉王交惡。再加上鄧錫侯、田頌堯多年來都在成都附近，對於成都的兵工造幣二廠垂涎已久，如今眼見王纘緒從遂寧鑽出來捷足先登，不勞而獲，他們當然大不服氣，堅持要分一杯羹，就這樣三股力量一逼，王纘緒偷雞不成蝕把米，他也垮了。

連番好戲唱到最後，劉湘和袁祖銘也鬧翻了，起因是由於他們兩個人都在川東，為了爭奪重慶的利益，幾至兵戎相見，最低限度，他們再也沒有和好如初的可能。



爾虞我詐，爭權奪利，搞到後來大家精疲力竭，誰也扳不倒誰，四川仍然還是分崩離析，四分五裂，到後來大家總算弄明白了，單憑他們自己本身的力量，誰都不可能統一全川。

於是目標移向我留在川南的六七萬大軍，那支部隊聲勢浩大，訓練有素，戰爭能力極強，誰

能爭取到手，誰便可以成爲四川之主。依他們的想法，主帥遠走，六軍無主，只要肯下功夫，用銀彈，必定能够收編過來。因此我軍駐地一時各方說客代表雲集，施盡手法，五花八門，使我留川將士反而得了可乘之機，促我回川。他們推派代表遠來漢口，一見面便痛哭流涕，說是自我離川

，我部下就像嬰兒驟失怙恃，進退失據，徬徨歧路。於是受人利誘，遭到打擊。但是他們矢志堅貞，忠誠不二，他們一再要求我早早歸去。

疲於奔命的角逐者，由於我部下屹立如山，不爲所動，深深凜懼我在四川的潛力，大家的想法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轉彎，他們居然一致認爲：除非請我回去，川局只有越加糜爛，搞得不好，他們大有同歸於盡的可能。

這時候，我設在漢口的司令部，便突然之間熱鬧起來，各方代表，紛紛前來勸駕，使我的住所一時有如山陰道上，說客絡繹不絕。

鄧錫侯派代表來，十分誠懇的說：

『歡迎你回四川，你要當督軍，你還是當你的督軍。你在我這裏的部隊，等我們先對付過劉湘以後，我一定原人原槍交還給

你。』

我笑着回答：好好，但是讓我考慮考慮。袁祖銘也派來了代表，剴切陳詞：

『王績緒跟我們有聯絡了，先打垮劉湘，其他的人就沒有發言餘地。我們是貴州來的客軍，目的只想得些軍餉仍回貴州。請你回來主持一切，事成以後，你送我們一筆錢，我們立刻就走。』

我還是笑着說好好好，容我考慮考慮。

緊接着，劉湘派了何北衡當代表，到漢口來請我只管開條件，甚至於連王績緒都派人來求恕，並且商議重回我的麾下。原來，我留在川南的部隊被他們逼急了，說是：

『誰把楊督軍請回來，我們就聽誰的命令。』

山雨欲來風滿樓，我知道，現在是我回川的時候了。

我向各處的代表開出同樣的條件，而且保證我自己絕對實踐諾言，以昭公允。

第一：自重慶對岸的江北，一直到梁山涪陵一帶的地方，必須劃歸于我。

第二：我留在川南的部隊，必須先進入我的新防區，我才動身回川。

第三：那個先讓川東，先准許我的部隊由川南開往川東，我便加入那一邊。

結果是，劉湘的動作最快，他立即覆電，一切遵辦。於是我也只好向他表示不計舊嫌，重歸和好。不久，駐屯川南的大軍浩浩蕩蕩移防川東，我的部隊一動，自己還沒有動身，鄧錫侯先就



本文作者楊森將軍壯志凌雲，雄心萬丈，且有老而彌堅之概，圖為年七十時在台北學習駕駛飛機。



嚇慌了，他趕緊再派代表，聲明自願讓出梁山，我欣然應命，自此我的防區加添為川東與川北樞紐的梁山，也成我意料之外的收穫。

各路英雄這次又落後了一步，深恐我與劉湘再度合作，強弱明闇之勢立判，他們爭先恐後的來電擁立，表示熱烈歡迎。問我是要當督軍，當省長，還是仍為督軍兼省長，請我住重慶，住成都，總而言之，一切悉聽尊意自決。

### 宜昌舉行歡迎大會

時間是民國十四年二月，我已吩咐家中打點行李，準備不日啓程。一夜，我照平時的習慣，十點鐘上床睡覺，深夜兩點多鐘的時候，我睡得正熟，忽然電話鈴聲大振，把我驚得跳了起來，取過耳機一聽，是湖北督軍蕭耀南打來的，他說：

『我馬上過江來拜訪。』

一看錶，兩點多了，我心想他必定是有什麼緊急大事，當時便問：

『有什麼要緊事嗎？』

『沒有，』他哈哈一笑：『只是臨時想起要來見你。』

我當然只好表示歡迎，放下電話，心裏還在困惑不定，穿好衣服等了好久，蕭耀南來了，當時已是深夜三點，他看見我，顯得非常高興，嘮嘮叨叨，說了一大堆不相干的閑話，又送了我一大箱名貴食物，最後他才表明來意，他跟我黯然惜別的說：

『你榮行在即，今天晚上我是特地先來送行的，因為我怕到你啓駕的時候，我可能趕不及來送你。』

直到這時，我才恍然大悟，事實上他確有今夜不能不來的苦衷，因為這些北軍高級將領，都是吞雲吐霧的癮君子，他們的活動時間都在夜裏，白天呢，他們要睡大覺，他知道我動身的時候一定是在白天，他自己既然無法起床送行，只好趁着深夜先走一趟。

自蕭耀南以下，武漢的北軍將領政要排日設宴餞行，一連多日，把我『應酬』得頭昏腦脹，人翻馬仰。好不容易敷衍了事，擇日啓程。蕭耀南特派一艘大客輪作我的座船，吳佩孚電令于學忠一團精銳，一路護送我到萬縣。船上連同我的衛士和司令部人員及家小，將近有兩千人左右。

舟行二日，到了宜昌。宜昌鎮守使趙榮華早已安排好了我的行轅，從碼頭到大街，宜昌軍民夾道歡呼，熱烈相迎，那種空前盛況，令我既感且愧。

趙榮華本已為我排定許多歡宴和節目，經我一再堅辭，方始商定讓我在宜昌停留一天一夜再走，第二天中午被宜昌各界盛大歡宴過了，我連連拱手道謝，立刻回船，正要下令起碇，趙榮華的副官滿頭大汗的跑來，他祇是說：

『趙鎮守使務請楊督軍再下一次船。』

我給他弄得莫名其妙，同時更不知道究竟應該怎樣是好，移時，趙榮華自己匆匆的趕來了，他向我說明了緣故，我這才明白，原來鎮守使府的辦事人員，老早就已經替我預備下一個盛大歡送的場面，如今人馬齊集，場面已就，要是我不

去露一次面，那就未免太辜負他們的一片苦心。

盛情難却，我只得再下輪船，到了碼頭，再一細問，那個早經預定的歡送大會，其會場距此竟有十餘里之遙

### 進駐萬縣重振軍旅

宜昌還沒有汽車，我又不慣坐轎，十餘華里，步行來回就得兩三個鐘頭，主人總不能叫我趕得滿頭大汗的去接受歡送？一行人在頭碼上僵了好一會，吵吵嚷嚷，聚訟紛紜，後來算是有幾位辦事人員打定了主意，牽來幾匹駿馬，請我們策馬緩行，他們那一羣人，則上氣不接下氣的跑得氣喘吁吁，緊緊追隨。

好不容易到了歡送大會所在地，我一看那場面，不免又添了幾分慚惶，軍民畢集，各色人等的隊伍排列成行，偌大一片廣場，到處懸旗結彩，場面闊大壯觀，司令台上，香檳洋酒供應無缺，幾乎成了解渴的飲料，我深心感動，大為不安，致詞答詞行禮如儀，私下估計，這一個盛大場面的花費，少說也得銀元二三千枚。

儀式一一做完，我們又得騎馬，急急趕回碼頭再上船，這時候，趙榮華終於看出這個歡送會實在安排得不切實際，他一怒之餘，忍禁不住的破口大罵，讓貴賓這麼趕來趕去，那些混帳胡塗的辦事人員，為什麼不把這個歡送大會乾脆佈置在碼頭上呢？

不管怎樣，我對湖北各界對我的隆情盛誼，確是永銘五內，衷心感激的。



自宜昌起程，大輪船逆流航行四天四夜，抵達萬縣。劉湘派他的親信師長唐式遵，帶一連兵，直到船上來迎接。我們登岸，眼見萬縣軍民人等如癡如狂，因為我的部隊在我之先抵達，他們人人急於見我，服裝整齊，自動排隊，就站在馬路兩旁，向我齊聲歡呼，中心感觸，幾至淚下。

抵達萬縣，我們暫住萬縣縣衙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唐式遵便匆匆告辭返渝，我在縣衙門裏外散步，無意中發現一樁秘密，原來縣衙門的中門居然是釘死了的，永遠都不開放，我當時覺得非常奇怪，便命人去把縣長找來，我問他，這裏面是否有什麼緣故？

他結結巴巴的說了好半天，才把他所謂的道理說出來，他說是：根據相沿的傳說：萬縣衙門的中門開不得，因為這道門一開，就會使縣太爺的帽子變綠，換句話說：縣太爺老婆會給別人拐跑。

我一看那位縣長，早已雞皮鶴髮，老態龍鍾，當時忍俊不住，差點就要笑出聲來。我忍住笑，正色的問他：

『你的夫人有多大年紀？』

他廬廬腆腆的答道：

『早就是五六十歲的黃臉婆啦。』

我聞言大笑，笑過以後我吩咐他說：

『既然尊夫人已經是五六十歲了，想來你也不怕別人把她拐跑，依我之見，你何妨現在就去把中門打開，將這個荒誕不經的迷信，予以澈底破滅。』

他無可奈何的把中門打開了，果然我預料的不差，他那位太太始終沒有給別人拐跑。

縣衙門的地點雖然適中，但是房舍不够寬，容納不下我日漸擴大的司令部，不久，我們在萬縣城裏的半山之腰，找到了一所李家花園

，房屋寬敞，基地廣大，我們就此把它租下。

四川一省，自江北以下，如涪陵、長壽、大竹、梁山，都是精華之所在，萬縣更是川東唯一的商埠，控長江上游門戶，入川船隻，一定要在萬縣通過。當時我的規定，無論中外船舶，凡在萬縣停泊者，應按照其噸位及停泊時間，繳納稅金，這筆航行稅，每月即達三十萬元之多。因此以四川全省各地稅源而論，重慶數第一，萬縣即位列第二，首邑成都，反倒無稅可收，只能算是三四流的稅區。

萬縣本身又盛產稻米與煤斤，巫山附近的大寧和奉節（夔府）則是著名的產鹽地區，總之我所管轄的川東各縣，地方既富庶，人口也衆多，氣候尤其良好。

我所統率的部隊，共有五師和四個獨立旅，各級官兵的待遇，師長每月兩三千元，士兵可得銀元八元，以國內標準來說，算是相當高的。而一應軍需糧餉的來源，多半是靠各縣繳納的糧賦，我的作風一向是勤政愛民，促進地方建設，因此在我的轄區裏，老百姓繳納一年的糧賦可以做兩年的用項，我便叫他們每兩年納一次稅賦。稅賦的標準，仍然按照前清時代的規定，每一百畝田只抽一二石稻穀，在當年要算很低的了。除了航行稅與糧賦，此外還有桐油、鹽、煤的生產收入，每年必有三十萬的收益。所以我在川東，經濟方面可說是不虞匱乏，這也是我能在短暫期間之內，使我所轄各地都大興建設的原因。同時我在萬縣還創辦了一家長江銀行。那時候的幣值，銀元兩元約合美金一元之譜。



民國十二年楊森將軍在川中受挫，退出四川，對楊將軍頗加支援的直魯豫兼兩湖巡閱使吳佩孚。



十九丈高萬州大橋

民國十一年，我在成都創立了相當大的局面，其結果竟然會一敗塗地。我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，勝不喜敗亦不餒，但凡事必須研究出其中的前因後果，俾能做到『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』，永遠不再重蹈失敗的覆轍。同時我更需針對往昔的教訓，澈底加以整頓改革。早在漢口成立司令部時，我便廣為招徠優秀人才，經常舉行幹部會議，對於當年從成功到失敗的經過，自軍事、政治、經濟，甚至於交際、連絡、通訊各方面嚴密的予以檢討。那時候我延攬的人才，文職方面有秘書長童季齡，他畢業於清華大學，得過哈佛大學博士，是青年黨人，現在服務於美國國務院。

李寰字定宇，為人最稱謹慎篤實，後來我請他擔任萬縣教育局長，以及我的駐南京代表，現為國大代表。胡仲實是我老師胡駿先生的次公子，少有不羈之才，交遊相當廣闊，畢業於北京高等工業學校、美國麻省理工學院，當過國民會議和善後會議的代表，有一段時間他代表我駐于北平。劉泗英，後為青年黨秘書長，曾為我的代表駐洛陽。武將方面有黃毓成、軍事顧問鮮光俊，他是我同期第一名畢業生，還有日本帝大的陳抱一與黃埔一期段遠謀，以及各師旅長等等。

我們檢討的重點在軍事方面，因為當年導致我失敗的最大因素，還是在於楊春芳、藍文彬、王纘緒的先後叛變。因此我們決定部隊必須整頓，幹部必須確實掌握，訓練必須儘量加強。

我駐防川東，名義仍然是四川督軍，並且兼

任萬縣商務督辦，我麾下的部隊編為五個師，四位獨立旅。五個師的師長，除我自兼其一外，其餘四位是郭汝棟、吳行光、何金鰲和楊漢域。四位獨立旅旅長，則為范紹增、雷宗厚、湯子模，以及後來成為共產黨大頭目入踞西南的賀龍。

郭汝棟畢業於四川軍官速成學校，他原來是鄧錫侯的團長，後來叛鄧歸我，為人聰明精幹，是我得力的助手，只是忠心的程度始終叫我不放心。吳行光是我的同學，楊漢域是我的親侄，范紹增是我收編的土匪，他的部隊全是袍哥，平時不分階級，大家哥弟稱呼，打起仗來倒很能够拚命。

到萬縣後第一件事便是澈底整頓部隊，我訂了軍隊訓練課程，並且開辦萬縣講武堂，不論我怎麼忙，每星期我一定到校兩次，一次作精神講話，一次擔任戰術課程講解。此外，每星期一早晨，我要召集全軍排長以上的幹部訓話，平時，我更親自或派人到各級部隊去視察。

部隊經過重新整頓以後，剩下的高、中級幹部，大都是我在成都軍官研究所的學生，他們對我的忠誠態度，是不容置疑的。

這時候，我以前的叛將楊春芳，自從叛變我而投入劉湘的陣營後，不久他的部隊便被劉湘解決，他自己逃到巫峽附近，又做了捧老二（土匪）。他見我聲勢顯赫的回到東川，復被川中將領擁為督軍，於是就面顏托人到我面前來求情，希望再到我的麾下效力。我佯作不答，一面派軍進剿，出其不意的把他那股本匪消滅，楊春芳被我生擒，立即予以槍決。我為了鎮撫軍心，實在是

不得已而出之。

每個星期一的早晨，我召集全軍排長以上的幹部訓話，我嚴格規定，天還沒有亮的時候，就要在太白巖的司令部所在地集合，因此駐防地點較遠的軍官，往往星期六的夜晚便開始步行啓程，趕來聽訓。我在訓話的時候，每每以十分沉痛的語調，加意強調『對叛逆要共棄』的口號。偶或我也請些外來的名流學者講演，我相信這每週一會，可以給我的幹部許多益處，而我的幹部也把它當作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在那一段時期，我們真是同心協力，厲兵秣馬，人人惕勵奮發，振作圖強，大家都把當年的失敗引為無上的恥辱，最大的教訓。那時候我們人馬齊整，經濟充裕，唯一的遺憾，便是武器窳劣，亟待補充，由於錢多，我們會向山東督軍張宗昌買了二百萬發子彈，同時我們又找到一位浙江人姓梁的，他做過江南製造廠的領工，他自家設法從外面運了機器來，設立一家機械廠，居然連機關槍都能製造，於是我和他簽合約，由我全部收買他的產品，因此使他發了一筆大財。

軍事以外，體育和教育是我素來重視的，我在萬縣辦了一所省立師範，和一間中學，就請萬縣教育局長李寰擔任校長，我援照在成都時的舊例，將全部屠宰稅撥充教育經費，因我們又曾計劃在萬縣創辦一所大學。體育方面，我在萬縣修建了一座近代化的大體育場，經常舉辦各項運動會，我使運動與體育，在川東各縣蔚然成為風習。

由於我兼萬縣商務督辦，我對萬縣的各項建



設，曾傾全力促其完成，我首先改建萬縣的街道，使它符合近代化都市的要求，然後我又排除萬難，鳩工興築高達十九丈的萬州大橋，用以溝通城區和楊柳街之間的交通。這座以鋼筋支撐的橋樑，不僅在中國要算是最高的橋樑之一，即在當時世界各地，亦屬罕見。

由萬縣通往梁山，那條全四川最標準的公路，也是我一力主張修建完成的，這條公路寬達七公尺，平整坦蕩，名為萬梁公路，當時號稱全川第一。修路的時候全四川連一部壓路機都沒有，是我特地派人到海外去買來了三部，後來我在萬縣失敗北走，這三部奇貨可居的壓路機，兩部流落到重慶，一部遠成抵成都。萬縣上游高峯場下有一個讓渡場，高山懸瀑，流勢湍急，我曾聘請專家設計，建造四川第一座水力發電廠，可惜機器尚未安裝竣事，我便離開萬縣遠走川北了。長江沿岸允稱規模最大的萬縣西山公園，也是我在商務督辦任內的一大手筆，這座名園的園址，便是我指揮部隊與英國軍艦開火的亂墳山，因此在民族精神教育上特別有意義。至於萬縣名聞遐邇的陳列館博物館，也都是我一手建立起來的。

我在萬縣一住三年，其間曾經發生了六件大事，對於我的一生，甚至國家與國際，咸皆具有相當的影響，第一件便是派師出川襄助國民革命軍北伐。我在滿清鼎革以前，就已經參加中國同盟會，民國三年我曾參加第二次革命，率領軍官研究所的學生衝出成都，支援熊克武，倡呼四川獨立。民國四年十二月更擔任護國軍總司令蔡松坡的參謀，自雲南北上討袁，終於推翻了洪憲帝

制。固然我曾與北洋直系領袖吳佩孚私交彌篤，但那是因為他當年的政治主張和本黨不謀而合，他的各項政見不僅博得全國民眾的喝采，而且也為本黨迭次所響應。同時我自從在四川稍有實力以後，一直派有代表駐在廣州，與革命政府聲應

氣求，互通消息。由於我和國民黨淵源久遠，聯繫密切，因此當今總統 蔣介石先生膺命國民革命軍北伐總司令，誓師出發以後，他便有密函致我，要我自川東出兵，直下宜昌，俾對首當其衝的吳佩孚部，予以側擊。（未完）

顧客至上 服務第一的：

# 台灣第一商業銀行

創立七十三年分行九十三處，國外通匯銀行五百餘家

總行：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號 電話：總行三六九六一（三十線）

## 業務項目

存款、放款、匯兌、外匯、倉庫及代理業務等。

○首創櫃員制度客戶存付款只須二分鐘即可辦妥一切手續。

## 新創業務

▲全省收付存款：創本省金融史之新頁，客戶只憑一本存摺、印章及簽章卡，便可在全省本行之任何分行存款及取款。

▲一銀升學存款：以最優利之儲蓄存款，為府上子女準備升學費用。

▲一銀住者有其屋存放款：可貸放數倍於存款之資金，供您建屋購房之需。

▲一銀分期攤還貸款：客戶自備部份款，配合本貸款即可擁有名牌汽車，生活用具等，貸款本息可分期攤還。

▲一銀納稅儲蓄存款：存款利息優厚，公司及個人均可開戶，納稅時祇開具取款條，本行即可代辦納稅手續。